

《圣经》的人与自然观及其批判

王 诺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361005)

摘 要:《圣经》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支配了西方人的思想和行为长达数千年, 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 是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思想根源。不过, 《圣经》的思想是复杂而丰富的, 它也包含了敬畏与爱护自然万物、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思想。

关键词:《圣经》; 自然观;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3)03-0062-06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和严重, 也随着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 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批评家对促使人类征服、掠夺、改造和统治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日趋加强。《圣经》里的人与自然观是这种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

最早直接批判《圣经》的反生态思想的是美国生态思想家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早在1962年卡森就指出, 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暴虐行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她指出, “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 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 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 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1](P120)}卡森进一步指出了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征服自然的严重后果: “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 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 “是我们的不幸, 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 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2](P407)}正因为如此, 卡森呼吁人们深入批判和彻底抛弃发源于《圣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

1967年, 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 “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 “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 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3](P6-P14)}怀特的这篇文章在西方思想界、宗教界和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推进作用。怀特以后, 许多学者对犹太——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当代环境危机的宗教背景》里说, 《创世纪》“谈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许可证, 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4](P144)}

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 西方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 “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 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 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5](P5, P13)}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分析道: “开发的态度是当今大多数人——至少是西方文明里的大多数人——对待自然界的主要态度。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只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 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自然只为我们而存在, 而不为其他生物存在; 唯有我们有权把

收稿日期: 2003-05-12

作者简介: 王 诺(1958-), 男, 吉林长春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学和生态哲学。

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制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16](P95)}

社会学家威尔森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17](P17)}

《圣经》中备受人们抨击的是《创世记》第一章第26-30节(其它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8:5-8等)里关于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一些段落,如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治理”(kabas)和“管理”(rada)这两个希腊语单词都有“践踏”和“压榨”的含义。古希腊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英译是 subdue,意思是“制服,使服从”,subdue nature 是 conquest of nature 的又一说法)用来描述用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的领地并迫使敌人成为奴隶;rada(英译是 have dominion over or rule,rule 有“管理”之义,更有与 dominion 相近的“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来描述对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军事入侵、摧毁和统治,以后也用来描述一家之主对家庭和家奴的统治。^{[8](P136-137)}

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马歇尔在《自然之间:生态思想探索》一书里也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创世记》1:28 里最重要的词语 kabas 和 rada 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记》里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利用自然。”^{[9](P98)}

怀特等人对《圣经》的生态学角度的批判,激怒了大多数神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圣经》里的这些反生态的观点进行重新诠释,并努力发掘《圣经》里的生态思想。于是,在当代生态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态神学应运而生。不过,即便如此,生态神学家们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圣经》完全是绿色的。

即使是系统的“生态创造论”来自圆其说的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也不得不承认:两千多年来在基督教文明范围内,人们把《创世记》的有关部分

“误解”为“命令人类支配自然、征服世界并统治世界”的具有宗教合法性的授权。“因此,欧洲和美国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信仰,对今日世界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这样,莫尔特曼尽管在经文的理解上与怀特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被“误解”的《圣经》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对西方文明征服和统治自然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如此,莫尔特曼才说,“今天,我们再一次,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处于对地球母亲的粗暴剥削和破坏的时代。为了克服这种危机,我们需要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一个彻底的、全球性的转变;这是从主宰地位到共同体,从对自然的破坏到对自然的解放的转变”,当然也包括对基督教教义认识上的转变。^{[10](P31-132)}

著名的生态神学家、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夫曼1998年在哈佛召开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基督教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我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含的拟人观(指赋予神、人、动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或人性的思想——引者注)——深深地植根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留至今——需要被解构。”因为唯有这样才可能消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11](P26)}

其实,尽管在卡森和怀特之前人们还没有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圣经》,但在近一千多年来的生态思想发展史中,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与《圣经》完全相反的生态思想,并间接地批判了《圣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

中世纪的神学家圣弗朗西斯就是较早的一个。怀特称圣弗朗西斯是“统治自然的基督教传统的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伟大的例外”,并赞美他是“生态学学徒”。怀特指出,“圣弗朗西斯试图把人的君临万物的地位废黜,建立所有生物平等的生态民主。在他看来,蚂蚁不再是布道里的懒散的代表词,火苗是把灵魂向上帝同在的世界大同延伸的象征;它们现在是蚂蚁兄弟和火苗姊妹,以它们的方式赞美创世主。”^{[12](P52)}

哥白尼和布鲁诺的日心说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正如布鲁诺所说,“我们地球的统治者不是人类,而是太阳,它的生命与所有宇宙万物共同呼吸。”^{[13](P127)}美国诗人杰弗斯清楚地意识到日心说的重大意义:对人类的自我中心论的强烈反讽和有力否定。杰弗斯在《非人本主义者》(The Inhu-

marist)一诗里为哥白尼竖立了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是为谁竖的?为耶稣、凯撒或人类之母夏娃?”

“不”,他说,“是为哥白尼,尼古拉·哥白尼,他第一个把人类

从狂热的自高自大和世界的中心

推出来,教人类认识自己的位置。”^{[14] (P170)}

16世纪的哲学家帕拉切尔苏斯也反对人类把自己摆在与万物脱离和对立的地位。他指出,人们存在于自然之中,与整体和谐而不是在整体之上。“把自己吹捧为最高贵的创造物是傻子的行为准则。存在着许多世界,我们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唯一的存在物。”^{[13] (P132)}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的发现,从根源上否定了人类的万物灵长的地位。所以,美国哲学家芒福德称达尔文是“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生态学家”,^{[15] (P388)}著名的生态思想史研究者沃斯特也称达尔文是“三百年来生态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人物”。^{[16] (P144, P133)}

英国小说家哈代这样论述进化论的意义:“看来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与通过对必要权利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的方式来重新调整利他的道德密切相关……把所谓‘金规律’从只适用于人类调整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17] (P349)}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也认为,揭示物种间的联系是达尔文留给后人的主要精神遗产。达尔文让我们知道了所有先前各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人们仅仅是在进化长途旅行中的其他生物的同路者。时至今日,这种新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物有亲近关系的观念,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欲望,以及对生物界的复杂事物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感到惊奇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应该使我们醒悟了。然而,我担心还有很多人未能醒悟。”^{[18] (P103 - P104)}

19世纪,尼采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19] (P90)}俄罗斯思想家奥姆斯基认为,“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20] (P450)}19世纪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华兹华斯和梭罗也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针锋相对的思

想。华兹华斯说,自然不是人类征服、统治的对象,而是人类的老师,是“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因此,人应当永远是大自然谦恭的学生,永远是“大自然的崇拜者,精神抖擞地来到这里朝拜”。^{[21] (P81 - P82)}梭罗告诫人们,如果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只是“能利用它就利用”;那么,“人类是不会和地球联系在一起的”。^{[22] (P122, P760 - P762)}

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提出了与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对立的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8] (P213)}利奥波德的这种生态整体论思想,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的整体观特征有这样的评论:“大地伦理学并不公开地把同等的道德价值授予生物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个体(包括人类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要根据它与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的特殊关系加以衡量。”“整体,即生态系统本身,完完全全地创造并模塑着它的组成部分。”^{[20] (P455)}

英国作家刘易斯发表于1947年的散文《人之废》是生态文学的杰出篇章。在这篇文章里刘易斯激烈抨击了以征服为特征的人类文化:“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常常被用来描绘应用科学的进步”,然而,正是这种征服性的进步“使自然不堪重负”。“人的最后的战利品到头来却是人类之废。”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戴利说他最尊敬的作家有两位,一个是卡森,另一个就是刘易斯,他特别强调刘易斯比卡森更早意识到征服自然的灾难。他评价道,“刘易斯让人们看到:控制自然一旦越过界点就会变成危险的举措,如果达到极限,那么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全部业绩毁于一旦——人类征服自然大功告成之日正是自然征服人类之时。”^{[23] (P259, P264, P181)}

爱因斯坦也赞同生态整体主义。他指出:“人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他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24] (P76)}

怀特海也认同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以及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生态伦理观。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有机论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里他指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存在之网(web of being, 一译

“生命之网”),每一个事物都与其它一切事物钩连在一起,没有任何部分能够被单独抽出来而又不改变其特征和自然整体的特征。“整体的有机统一性”教给我们一种相互依存的新的伦理,我们只能与整个存在之网“完完全全地患难与共”。^{[25](P316-P318)}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鲁奇断言: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与他地球上的伙伴——所有其它物种严重的隔离,所以,

我们不仅一定要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且还必须作为整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承认某种形式的同一性,它不仅存在于我们与邻居、国人和我们的文明之间,而且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种尊敬里。我们共同拥有的不仅仅是通常字面意义所讲的“一个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地球”。……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担心而是严酷无情的事实,那就是除非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这个地球,否则我们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26](P334)}

被誉为“生态主义的形而上学家”^{[27](P367)}的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拯救离不开他所谓的整体性的“四重存在”:“拯救地球靠的不是统治和征服它,只需从无度的掠夺破坏向后退一步”,进而迈向“最根本的四位一体——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结合成一体”。^{[28](P238-P272)}

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要转变征服自然的态度,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要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把他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使“他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物”。^{[26](P334)}

然而,仅仅批判《圣经》里的反生态思想是片面的,也是不够的。近几十年生态神学研究的成果充分显示,《圣经》里也蕴含了许多生态思想。

哈鲁文尼在《〈圣经〉里的生态学》一书里指出:“《创世纪》第13章明确表达了对生态平衡的重视。亚伯拉罕和罗德各拥有大群大群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意识到了这种生态危机,便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就这样,他们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生态灾难。”^{[29](P18)}

《圣经》还包括了保护濒临灭绝物种的思想。在大洪水之前,上帝让诺亚把所有的物种都保留下

来,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所有物种不分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诺亚的。”(《创世纪》第7章第9节)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这一节所蕴含的意义在于,“上帝不仅与人类、而且与‘每一种有机体……鸟、牛以及地球上所有的兽类’重新订立了契约。诺亚的方舟行动计划是挽救濒危物种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因此,在上帝的契约中,其他有机体与人类是同样重要的。”^{[33](P128)}

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圣经》最主要的生态思想是“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和世界存在于上帝之中”。他把这一思想称为“生态创造论”。^{[10](P22)}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内在于世界,并出现在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之中,就像《所罗门的智训》(11:24-12:1)里所说的那样,“主啊,你爱有生命的,你的不朽的灵居住在万物之中”。正因为如此,人类必须敬畏和热爱自然,爱自然万物就是爱上帝;人类还必须学会与万物共生共存,靠对方生存和为对方生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上帝同在。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上帝要人“修理看守”伊甸园,像园丁那样保护那美好的自然界。这里的描写成了生态神学“保护论”的一个主要依据。生态神学家指出,为创世主保护和代管自然才是《圣经》的基本精神。“如果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世界仍然是上帝的财产,人类无权提出要求。它只能被当作信托财产来租赁和保管。它必须根据神圣的公义标准、而不能根据与人类利欲有关的价值观来处理”。^{[10](P25)}

此外,《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里描述说,人祖亚当(Adam)是由泥土造成的。这种属土的创造物与大地(Adama)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死后还要重归大地。这种描写揭示了人类与大地不可分离的从属关系。《义赛亚书》(40:6)指出,“一切生命都源于植物”,这显然说的是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密切联系。《箴言》(12:10)里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表达了人类应当珍惜和爱护自然万物的思想。

由此可见,《圣经》的人与自然观是复杂而丰富的。从生态的角度对《圣经》进行的研究,不仅要剖析其中反生态的思想及其危害性,而且还要发掘和张扬其中珍贵的生态思想。

参考文献:

- [1] Rachel Carson: *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 (commencement address, Scripps College, Claremont, Calif., 1962),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New York.
- [2]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Henry Holt & Company, 1997, New York.
- [3]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Athens.
- [4] David and Eileen Spring (ed.): *Ecology and Religion in History*,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4.
- [5]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0.
- [6] 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7] 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8] Hessel &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9] Peter Marshall: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 [10] 莫尔特曼. 创造中的上帝, 生态的创造论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11] Hessel &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2] Peter Coates: *Nature: Western Attitudes since Ancient Tim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13] 麦茵特. 自然之死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14] 彭予. 20 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萊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 [15]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Machine*, Vol. 2,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 [16]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7] Florence Emily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42*,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62.
- [18] 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19] 狄特富尔特, 等. 人与自然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 [20] 何怀宏.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21]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22] 罗伯特·塞尔编. 梭罗集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23] 戴利, 汤森. 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4] Wynne Tyson: *The Extended Circle*, Paragon House, New York, 1989.
- [25]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6]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7] Peter Marshall: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 [28]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by D. F. Krell,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 [29] 弗雷泽. 金枝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30] Noga Hareveni: *Ecology in the Bible, Neot Kedumim Ltd.*, 1974, Kiryat Ono, Israel.
- [31] 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董国栋)